

红 闺 春 梦

(清) 竹秋氏 著

下 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闺春梦/ (清) 竹秋氏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
1999.9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 - 80094 - 732 - 7

. 红 竹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801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35.875 字数 804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又名《绘芳园》。据光绪四年（1878）作者自序可知：作者西冷野樵乃竹秋氏之别名，浙江上虞人，主要活动于道光年间。书存80回，现存有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书局石印本。

【内容梗概】

山东按察使祝封之子柏青倜傥任性，不重功名。与二友陈小儒、王兰偕同金陵名妓聂慧珠、聂洛珠游湖。遇恶少刘蕴，缠住慧珠，遭拒绝后怀恨在心，蓄意报复，二珠在小儒的庇护下逃往苏州。后柏青中探花，授职编修。刘蕴诬告柏青，谓其“专以眠花宿柳，虐善欺民为能事”，真相大白后，皇帝革去刘蕴之职。后为尚书的陈小儒，与官至代理浙江巡抚的王兰等人起造别墅，以作退隐所在，两河总督云从龙题名：绘芳园。凡遇园中四时花开，即为绘芳园中的诸人画像。男女皆画，其中女像为十美图。陈小儒之妾兰姑教子宝森煞费苦心，流泪劝告，希望儿子成名，为母争气。后来去

杭投考，果然中了秀才。陈小儒夫妇复归已极，子婿皆出仕，连两个幼子亦有官衔。正在小儒得意之时，芍药花开了，正应在小儒四子身上。后来四子皆位至三品或封疆大吏。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千里关山欺二竖 六朝金粉擅双珠	(1)
第 二 回	偕友寻芳桃叶渡 论诗共醉菊花天	(8)
第 三 回	乐春游曲词听丽口 行酒令笑骂出深心	(17)
第 四 回	捏虚词密现丧心计 痛远别合谱断肠诗	(28)
第 五 回	报前仇风波起邗水 赋佳句月夜宴平山	(45)
第 六 回	嬉春阁双美弹棋 捷秋闱三元及第	(62)
第 七 回	游旧迹萋菲遇众恶 宴新令花月集群芳	(75)
第 八 回	拔穷途路逢美二郎 平海寇羽报连三捷	(90)

第 九 回	闹闹场害人反害己 护名葩全始复全终 (106)
第 十 回	狐假虎威狐谋终逊 石出水落石性常坚 (122)
第 十 一 回	庆寿筵醉缩同心结 闹喜酒争补洞房诗 (138)
第 十 二 回	陈大令判联碧玉环 祝词林访旧红文巷 (152)
第 十 三 回	序寿文老眼无花 论星数挥毫起草 (167)
第 十 四 回	甘老术妙著青囊 冯郎金尽遭白眼 (178)
第 十 五 回	智以给贪犹烦撮合 散而复聚顿解相思 (194)
第 十 六 回	见彼美陡起不良心 借世交巧作进身计 (212)
第 十 七 回	糊涂虫受赃枉断 陈铁面执法雪冤 (228)
第 十 八 回	沐皇恩双开孔雀屏 联夜宴小试鸳鸯令 (245)
第 十 九 回	看新娘众公子解囊 憎秃妇两亲母争锋 (260)
第 二 十 回	众家宴阔叙别离情 半山亭珍重抛凄泪 (274)
第 二 十 一 回	闹家庭偏伤爱日情 浪闺闼共耻中风 (286)
第 二 十 二 回	盗财帛奴仆齐心 施火劫天公有眼 (301)

第二十三回	朝南海悔过禅关 游西湖宣淫佛寺	(317)
第二十四回	设机局骗人还自害 叹报应怜旧复多情	(334)
第二十五回	断休咎论相定终身 恨迂吝闺门争闲气	(349)
第二十六回	赏花灯隐春遇艳 题画扇雅谑评歌	(362)
第二十七回	美兰姑屈身酬知己 老甘誓抵掌快论文	(376)

中 册

第二十八回	个中人凄吟忆昔词 局外友识透钟情意	(389)
第二十九回	莽公子大闹隐春园 俏优伶避投江相府	(399)
第三十回	柳五官借势脱樊笼 王学政藏娇纳金屋	(409)
第三十一回	众学十争咏合欢词 醋夫人寻闹新姨宅	(423)
第三十二回	锁空房金蝉脱壳 明大义宝镜重圆	(441)
第三十三回	告终养一棹返金陵 放封疆众官辞玉阙	(453)
第三十四回	将无作有炫术惑愚 认假成真贪财中计	(465)

- 第三十五回 严公子入手作远扬
刘御史痛心得奇疾 (477)
- 第三十六回 附葛萝韩娃得所
拘礼法祝老却婚 (493)
- 第三十七回 听密语伤心惊恶梦
悟往事矢念得真经 (508)
- 第三十八回 破痴情譬言解惑念
寻旧友避雨遇狂且 (523)
- 第三十九回 报前仇鲁知县枉法
破诡计冯太守行权 (536)
- 第四十回 责负心冤魂寻夙恨
喜同志美少结新盟 (548)
- 第四十一回 自解囊深宵助困
被絙筐客邸追赃 (561)
- 第四十二回 少年得志奉旨完姻
侠士酬恩奋身却盗 (579)
- 第四十三回 讪阴私设谋等蜂蚕
得贵子佳兆叶熊罴 (593)
- 第四十四回 嘱遗言婉秀了尘缘
闻凶信洛珠悲老母 (606)
- 第四十五回 慕淑媛一语结朱陈
答知己双徵联棣萼 (623)
- 第四十六回 特荐贤解官因荐友
乐同志退隐约同侪 (635)
- 第四十七回 题红刻翠万卉争妍
醉月飞觞群芳雅会 (648)
- 第四十八回 为月老伶鬟相匹配
述风流莺燕互喧嗔 (667)

第四十九回	执觞政令主首当权 严酒律王郎偏受罚	(681)
第五十回	补卫官家丁欣出仕 访名妓措大闹争风	(696)
第五十一回	彼嗔此怪雨瞎风盲 忍泣吞声珠沉玉碎	(714)
第五十二回	毕世丰叙词夺情理 贾子诚纳贿了官司	(732)
第五十三回	章三保得财甘息讼 毕讼师受谢乐调妻	(746)

下 册

第五十四回	送殡官仕宦破官箴 激义忿老儒寄柬贴	(761)
第五十五回	云在田执法如山 王起荣因嫌撤任	(772)
第五十六回	江相国返仙归地府 云制军治水论河源	(786)
第五十七回	斗尖叉群联芍药诗 绍箕裘再兆芙蓉镜	(801)
第五十八回	丛桂庄披图评十美 红香院添颊仿三毫	(815)
第五十九回	江汉槎满丧朝北阙 陈宝 初任治南昌	(829)
第六十回	惩教匪德庇閭阎 纵罪囚贿通狱吏	(841)

- 第六十一回 左袒刘江臬司密访
善说项陈县令诉冤 (855)
- 第六十二回 飞弹章贤制军奏事
得私书新御史劾奸 (870)
- 第六十三回 黜奸相朝野同欢
放外官叔侄返里 (887)
- 第六十四回 唱骊歌绘芳园饯别
催羯鼓留春馆猜花 (901)
- 第六十五回 抱衾 俏婢擅专房
论家事私心先固宠 (914)
- 第六十六回 争鼠牙雀角起微嫌
解鹤绶貂蝉归故里 (934)
- 第六十七回 俏细君遇旧说风情
痴丫头有心窥露破 (956)
- 第六十八回 戒春怀小施夏楚
惊秋令大放冬华 (974)
- 第六十九回 对月伤怀无心诉苦
因人成事有意联欢 (991)
- 第七十回 巧华荣移花接木
小书痴入泮采芹 (1004)
- 第七十一回 闹新闻兼理旧案
宽重法姑置轻刑 (1015)
- 第七十二回 俏细君深幸产麟儿
薄命妾增光空凤诰 (1024)
- 第七十三回 红雯示梦托孤儿
洛珠婉言求幼女 (1036)
- 第七十四回 小琴官独占花魁
美玉儿细谈根柢 (1045)

第七十五回	云制军奉命再巡工 冯太守贪功重黜职	(1055)
第七十六回	祝伯青典试赴洪都 江子骞陈情归白下	(1068)
第七十七回	云在田复任两江 徐龄官标名六艳	(1080)
第七十八回	两翻轩一座听清歌 半村亭诸伶求妙句	(1093)
第七十九回	沈兰姑训子成名 陈宝书童年登第	(1111)
第八十回	演梨园绣闼庆生辰 开家宴留春献祥瑞	(1126)

第五十四回

送殡官宦破官箴 激义忿老儒寄柬贴

话说章三保自得了贾、朱等人若干银两，即七七建斋礼忏，追荐如金亡灵。转瞬将至隆冬，因为停供在家，诸多不便，与妈妈商议，在城外买下一穴地安葬，择定出殡日期，去通知各家亲友。谁知如金死的那一日，来慰唁的一班官绅，也得了信，齐至章家与三保、妈妈说道：“你家姑娘在世，我们也算是知己，死后我们又未尽心，至今抱歉不安；昨已闻得有了出殡日期，我们却要来热闹一场。想他生前合郡知名，若这么湮没无闻，冷清清的抬出城去，非独你们父母不安，我们也觉不忍；你家若怕过费，那日的用度，一切俱是我们措备，不要你夫妇破费分文。”妈妈忙道“承蒙诸位老爷抬爱我女儿，又不要我家破费，已感激不尽；只怕我们这等人家招摇过度，有人议论，又怕带累老爷们的声名。如果老爷们看看不碍，我家是情愿得很。”众官绅笑道：“这也何妨，自古风流名士，本属不羁；我们正可借你家姑娘出殡，作为他一场，好播传风流佳话，及期我们还要来亲送出城的。”章三保道：“连这么我们已觉不安之至，若要劳

动老爷们来送，岂不折得我女儿鬼魂难受！”众官绅齐说无防。又议论了一回，如何措置，如何装潢，至暮方去。

先一日辞奠，众官绅早遣了各家家丁，过来帮同料理；晚间众官绅皆至，即分派各行执事人等，某人管理幡幢，某人管理陈设，以及沿途照应之人，俱分派得井井有条；本议定寅时发引，交到子正，章家即预备辞灵，收拾一切，供献各物。

妈妈此时早又哭倒灵前，一行哭一行说道：“苦命的儿呀！非是你妈妈狠心，不留你在家过年；苦于房屋狭窄，冬令火事又多，怕的风火不虞，反为不便，所以才硬着心肠，送你出城。想你自幼娇生惯养，一刻没有离过亲人，此番葬入荒邱，冷雨凄风，抛撇你一人在外，叫你妈妈怎生放心，我又不能到城外去问你！儿呀！你的棺柩，虽送至城外，你的阴灵还住在家内罢！待你妈妈一日死了，同你葬在一处，好彼此有个伙伴，免得孤零零的，凄惶害怕。”说罢又哭，哭罢又说，引得人众莫不伤心！又要讲说出这些疯话，又是好笑。倒是如玉上来极力劝住。

彼时晨鸡四唱，已至寅初，阶下鼓乐齐鸣，僧道人众，施放焰口早完，重到灵前钹钵喧阗，抬棺的人夫上堂打去灵帋，将棺柩用绳索盘头扎尾，一声请起，早如飞的扛出大门，妈妈、如玉等人，皆上了轿。棺前的执事摆下有半里之遥，灯烛辉煌，人声喧沸。前面也有旗牌伞扇，却无官衔，画的龙凤等类。又用五色彩绢扎成花草禽兽各灯，夹着粗细音乐，棺前两面灯牌，一柄官伞，皆是素心梅花穿就形式，过处香气袭人。其余魂舆衣亭棺罩，尽皆极其精工，僭用五品宜人制度。又买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扮作孝子，在棺前

导引。棺后即是众官绅相随，人人峨冠博带，在街上步行。引得经过的各街市铺面上，男女杂坐，人山人海的观看，无不交头接耳，啧啧称羨。有的说：这一番用度，至少也要二三百金，怎么舍得用的？有的说：你们还不知道呢！前日和了官司，新得了几万银子，用这么少许，算什么咧？又有说：你们虽知道，不如我清晰，那里是他家用的，就是那棺枢后面随行的一班老爷们用的，平时叫他们用一文正经钱，任你说破了嘴唇皮，他都是摇头，偏心服情愿的用在婊子身上。又有说：亏他们还是一班官宦绅衿，也不怕人议论，失了体统名分，只恐他们家父母死了，尚不能如此恭敬有礼；不见他们平时多是车儿马儿的吆五喝六，狐假虎威，今夜怎么肯在街上行走，便衣也罢了，还是衣冠齐楚的哪！又有的说：而今世上的事，叫人不能开眼，一个婊子死了，如此风光，又有这些人着代他家置备；正经贞妇烈女死了，不得这般威武；你们想想，可叹不可叹！

不提闲人私议纷纷。再说章家的亲友，沿途也设了路祭供献。少顷街市走完，已至城前，天色大明，棺枢出了城，各执事又送了半里许方回。众官绅直同章三保、妈妈、如玉等人，送至坟前，墓旁早搭了几座彩棚，预备送殡的人歇息。僧道人众又吹擂起来，将棺枢入土，上面用土做了坟墓。然后众官绅摆下祭礼，各行了半礼，章三保夫妇，顶礼叩谢。早有众家家丁，备了轿马，前来迎接，众官绅方纷纷回城。章三保又将看坟的人唤来，吩咐他多种树木，坟前又留下大大一块祭坛，长长的一条神道，土圻拦石，皆要坚固。章三保将各事交代清楚，又将带来各物收过，即叫妈妈、如玉等回家。妈妈又在坟前很很哭了一场，被众人劝

住，方大家上轿，一路回城。猝听得街市上讲说，无非说的用度奢侈，体制僭越的话。章三保因此事已过，还怕人议论么？又是众位官绅老爷们的主见，也议论不着我，遂不放在心上。谁知众口似碑，早传说到一位至公无私，端方正直的老学究先生耳内，激恼了他的义忿，掀起一场大风浪来。

看官们你道是谁？即是甘又盘那甘老头儿。甘誓自辞了小儒的聘回来，又得了小儒一番厚赐，此时家道颇为宽裕，甘露、甘霖两个孙子，又皆成立，甘老竟诸务遂心，优游娱老。每邀几个同学老友，至城外平山淪茗，名园看花，分题联句，扶杖偕行，真乃暮年乐事。有时杜门不出，课艺诸孙，研求性道。又有一班当道名流，慕甘老的声闻来与他接纳，或求序跋，或乞讴吟。甘老已年逾七十之人，随心所欲，无乐不臻。又知今秋大比，早早督率霖、露二孙，专心刻苦，好待聘秋闱。九月初旬，榜发之期，甘露竟高中了第十名经魁。甘霖造艺虽佳，惜乎以额满见遗。报子报到甘家，把个甘老乐得手舞足蹈，回忆自己幼年，不过得了一衿，长子少亡，幼子虽立，又无意进取；今幸次孙成名，也不负书香有后，祖父增荣；甘霖今秋虽额遗未中，前次已邀徵聘，亦算成立。甘老反安慰了甘霖一番，说“今科文字甚佳，汝之不中，命也，非汝之咎也。”次日即命甘露去谒房师，回来又祭谢天地祖先，拜见各亲友，合城文武诸官，均来道贺，甘家又忙着请酒邀宴，闹了多日，方才清闲。

一日甘誓忽忆及小儒等人，许久未晤，还是他们园亭落成，我在那里的；日前又极承陈君待我美意，拳拳至今，犹食其惠。即是二孙前番蒙介臣学宪赏鉴，拔置贡廩，亦系小儒之力。今日次孙成名，他们虽早经知道，我应该写封信去

告知他们，也是我的意思。二则宝徽、宝盘，今秋亦赴浙乡试，未知如何，使我刻刻记念。便起身在书架上取过信纸，濡墨抽毫，正欲写下，忽抬头见甘露笑吟吟的进来，侍立一旁道：“今早孙儿去回拜一家同年，经过东门街上，见闲人拥挤不开，执事纷纷，原来是人家出殡；又见送殡的多是合城仕宦绅衿人等。孙儿疑是本地乡宦，方有如此局面，忙将轿子停在路旁，让他殡宫过去。因见各色仪仗，甚是不伦，又闻得街市闲人讥讪，孙儿即细为打听，实在气恼不过，那知是柳巷内章三保家女儿出殡。这章三保乃南京下来的有名行户，死的是他女儿如金，日前被贾子诚等人威逼服毒，章三保至甘泉县控告，据说贾子诚等很用了若干，章家方肯罢讼，连鲁邑候都得了贿赂，即将这件人命官司，胡乱了结过身。后来孙儿又遇着一个同学朋友，也在那里观看，细问情由，方知这一班官绅，平日多与他家往来甚密；闻得他今日出殡，不惜多铺扬华丽，又僭用五品制度，居然穿着衣冠，在棺后走送。有几个是孙儿认识的，他见了孙儿反顾盼自雄，不以为耻，却也算扬城内第一桩奇事奇闻！”

甘露才说完了，把甘老气得眼圆眉竖，站起来厉声问道：“这事可真么？”倒把甘露吓了一跳，退了几步，诺诺连声道：“孙儿亲眼见的，怎么不真？”甘誓将桌子一击道：“该死，该死，真成一群衣冠禽兽矣！不思自己或名列儒林，或身为民表，竟如此不顾耻辱，作娼家之走狗，难道这合城上司学官，耳目较近，也置之不问，如聋似聩的么？未免尸位素餐，忝居民上。若说鲁甘泉是声闻极美贤有司，怎么纳起贿赂来？而且私和人命，更属非是，可恶，可恶！”甘露忙道：“爷爷还道鲁甘泉是好官么？他是做出这假清正的名

来，欺上司的。孙儿最可笑是云在田制军，常闻爷爷说他由诸生投效军前，建立奇勋，恩赐甲榜出身。做卿贰的时候，又干了几件出人头地的事，今上都称他为骨鯁之臣，可知是个文武全材，有胆有识的大员。怎么被鲁甘泉欺蒙过去，反委他署理有司篆务？他起先是佐贰，尚不能过作威福，而今操了刑名的权柄，正使他来害这地方百姓。爷爷不记得他的兄弟，为山阳县令，是前任程制台参劾去的？那也是个劣员。何以岳翁参奏其弟，女婿反重用其兄，岂非自相矛盾么？”甘誓道：“原来如此，我尚未知详细，云在田竟为所欺，更不可容。我今日本欲寄书去候小儒等人，兼问宝徵兄弟乡试若何，何妨将这件事写去，使在田知为人所欺，看他怎生办法？这一班无耻之徒，若不惩警，将来还要大败官箴！”

甘露闻说，自悔失言，深知祖父的性格，是执一不移的，忙劝谏道：“此事虽然过身，终久多要掀翻，这些旁人的嘴，也握不住的，上司亦有耳目，继无不问之理；爷爷又何必寄书与在田制军，惹他们怨恨？况且这件事与我们毫无干涉。”甘誓闻说，喝道：“胡说！孩子们晓得什么？你今业已成名，将来亦要为民父母的，难道地方上有这些事情，你也不问么？可见你等立心因循，不是振作有为之辈。加以在田和我也算相契，何忍坐视他受了欺蒙？况此事传扬开去，亦与在田官声有碍，既为本省督抚，即难逃失察之讥。我主见已定，你无须饶舌。”甘露见祖父动怒，不敢再谏，便缩身退出，到后面去了。

这里甘誓怒生生提起笔来即写，将甘露得中的话与询宝徵兄弟赴试的话，皆无暇多叙，草草写了几行；又取过几张